人在旅途

雁湖

□卢小宇

老屋，破旧的木板门、门板上褪色的春联、石垒的屋墙和墙上絮絮叨叨的青苔、空气里弥漫着麦子和水稻成熟后的芳香或者是有机肥夹杂着泥土的独特气味。丝瓜、蒲瓜、南瓜、冬瓜和大豆的藤沿着季节往上爬，沿着人们弯身劳作的身体往上爬，沿着人们等待丰收的眼神往上爬，一直爬到季节的尽头。人们在田垄上用翠绿的方言对山歌、谈情说爱，在夏天的西瓜地或开着窗户的房间里生儿育女，生生不息。

而翁卷在《乡村四月》里描述的江南乡村农忙的风景，那种永远留在我们童年记忆里，而被时代的车轮渐渐抛远的画面，在雁湖还完好地保存着：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当然还有暮色中砍柴归来，肩膀上扛着重重的两担草柴，一条黄犬在前面奔跑着开路，而黄昏的村庄，炊烟在各家的屋顶上正袅袅升起。

雁湖人的勤劳保证了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自己劳作出来的菜，也拿这样的菜来招待城里的客人。正月里的芥菜，二月份金黄一片的油菜花顶，翠绿的苜蓿、三月四月的豌豆、扁豆和泥里刚掏出来的马铃薯，进入五六月份后的番茄、茄子、丝瓜、冬瓜、南瓜，这些结在季节藤蔓上的时令果蔬，种类之多让没有多少自然知识的我难以一一唤出名字来，除了这些植物，还有他们自己家喂的猪和鸡鸭鹅，从田沟里抓的泥鳅、黄鳝，从溪水里摸的螺蛳、钓的黑背脊的鲫鱼或红皮肤的田鱼，摸螺蛳的办法很多，其中最省力的就是折一根桉树枝，用稻草绳捆着扔进水里，第二天早上一提上来，树枝上爬满了螺蛳，足作你中午的一盘菜。雁湖人丰富的饭桌上还有从山上挖的各种野菜和捕的各种野兽。

城里的客人吃了后觉得雁湖的饭菜实在别有风味，总而言之，雁湖人饭桌上的菜和雁湖的人情一样淳朴、鲜美、充满泥土和草木的芬芳，城里的菜和城里的人一样花哨、张扬，却需要小心提防。最重要的，吃着雁湖的菜，总能勾起你儿时的种种记忆，但他们大概说不出这饭菜的风味其实恰恰是一种浓浓的乡愁，吃菜也是一条无意识的回乡路。

于是，更多的吃惯了城里大酒店的各式菜肴、川菜、粤菜、西餐、中餐的城里人闻着香味和浓浓的乡愁来到雁湖人的饭桌上大快朵颐。于是一家家野味馆、农家乐在雁湖开张，迎接着城里来的食客，仿佛故乡的老母亲在周末准备好丰盛的饭菜迎接在城里工作的孩子。

弘一法师与竺摩法师的雁荡法缘

□卢友中

在雁荡山竺摩纪念馆的正门，镌刻着这样一副楹联：演一言音充法界，超大慈悲现世间。联语的上款题“唐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偈颂集句”，下款题“竺摩法师渊瞀 庚辰 一音 年六十一”。

原来，这是 70 年前竺摩法师主编的《纪念弘一法师诞辰六十周年专刊》在澳门出版，时在闽南的弘一法师看到后十分高兴，欣然挥笔亲书联语一副相赠志谢。

说起弘一法师与竺摩法师的法缘，最早是与一位在温州的乐清僧人万定禅师有关。万定禅师，生于 1872 年，26 岁出家，法名先禅。他先后创新重建乐清白鹤寺，温州妙智寺、护国寺，其德学为浙东南缁林所推崇。因而，弘一法师驻锡温州，就与万定禅师有了密切的交往。1925 年，出家才一年的竺摩法师被其师父白云上人送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被竺摩法师称为师叔的芝峰法师，也是乐清人，年少即从表舅父万定禅师出家。当时，弘一法师正驻锡温州城下寮——庆福寺闭关，年仅 13 岁的竺摩法师遂由师祖万定禅师携同拜见这位心中的偶像。弘一法师一见满脸稚气的竺摩法师就十分怜爱，以糖果招待，并挥毫写下“发菩提心”墨宝一幅相赠。竺摩法师对弘一法师的接见和开示，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弘一法师驻锡温州静修，引起竺摩法师的密切关注。弘一法师依据《灵峰宗论》摭写警训一卷，题名《寒笳集》。年轻的竺摩法师获得法物后，悉心诵读，自奉为座右铭，还希望广大的僧人都来阅读这些警语。

1933 年，芝峰法师在武昌辞去《海潮音》主编职务，回浙江慈溪白湖金仙寺办“白湖讲舍”。时任武昌佛学院研究员的竺摩法师亦随同东下，助理教务，出任教职。白湖金仙寺是竺摩法师十分向往的地方。因为，弘一法师曾多次到这里学法、讲经，培养僧才。竺摩法师来到白湖，虽然弘一法师已经离开此地，但他对弘一法师高尚的人格情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僧伽风范十分钦佩。他时时以弘一法师为楷模，在白湖一边教学，一边研究佛学。

1934 年 2 月，弘一法师应邀到厦门南普陀寺讲《大盗戒》，而竺摩法师正随太虚法师赴潮汕弘法。竺摩法师回到厦门，弘一法师却已离开，但他却意外地收到了弘一法师给他留下的一副亲笔联语，联曰：“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竺摩法师辗转港澳，弘扬佛法，抗日救难。1939 年冬，他在澳门功德林宣讲《维摩经》，一时引起轰动。应广大信众的要求，记录整理的《维摩经讲话》编排付梓，竺摩法师特写信恳请弘一法师题写书名。当时，弘一法师仍在泉州普济寺闭关，断绝与外界的一切通讯联系。弘一法师接信后，竟然满足了竺摩法师的请求。

竺摩法师对弘一法师十分敬仰。从温州城下寮拜谒，宁波白湖寻踪，厦门不遇而赠联，直到泉州破例题经签，他们两人虽天各一方，踪迹靡定，但遥相思念，情深谊厚。

在弘一法师六十华诞之际，竺摩法师作为在澳门佛教界有重要影响的高僧，出于对弘一法师的景仰和崇拜，积极筹备庆祝活动，以表达海内外佛门弟子和广大善信对弘一法师的深切关爱和良好祝愿。1940 年 3 月，竺摩法师在《觉音》杂志第 13 期上，刊登了澳门佛教界积极筹备庆祝弘一法师六十华诞纪念活动的有关情况，并向各界读者发布征集书画作品的通知。不仅如此，竺摩法师还决定向海内外征集稿件，由《觉音》杂志编辑出版《弘一法师六秩纪念特辑》。

如今，这些 70 年前的珍贵史料，已汇编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出版的《竺摩法师与澳门》特辑。这本特辑，也陈列在雁荡山竺摩纪念馆中。

乐清湾晨雾 吴伊金 摄

你是我的故乡

□马列福

没有名字的秋天
我的风，贴着青春的地面
一路向北
你的许愿树，开始凋零
每一片叶子上
都印有母亲的心情
我打马而来
拾取了一些，把另一些
交给慈祥的大地
潮湿的大地，清凉的河水，
有节奏的鸟鸣
老屋房梁上的蜘蛛网
多么亲切
阳光晴朗的日子
待收的麦子的味道扑面
而来
真实地，叫我流泪
啊，你是我的故乡，
生我养我的大山
我知道我终究要回来的

电光倒影

宅男剩女的好天气

□崔斯坦

清明节前后，随便走在哪条街道，迎面扑来的都是细雨飘过的清新与温润，这样难得的好天气，不去看《月满轩尼诗》，实在是一种损失。

导演岸西编剧出身，因而她最妙的地方在于处理台词和人物设计，具有一般导演所没有的老练与精到，看似平常的三言两语，常常能够直抵人心，不经意间触到观众柔软的记忆或者悲伤的往事。而岸西作为一名曾经写出《甜蜜蜜》、《男人四十》等优秀作品的女性编剧，操持起《月满轩尼诗》这样的爱情喜剧，更是轻车熟路。毫不夸张地说，对话是整部电影最值得细品的部分，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性格，操纵观众情感，升华影片主题，全靠了几位演员的一张嘴。

在《月满轩尼诗》中，岸西找对了张口说话的人。张学友作为主心骨挑起了大梁，汤唯、鲍起静、朱咪咪、李修贤、乔宝宝等人则分别作为这个“中年奶嘴宅男”的相亲对象、妈妈、姨母、叔叔以及神秘路人出现。除了奉献演技，一帮老戏骨还顶着高龄突破以往的既定形象，鲍起静首次风骚示人，精明泼辣，让人又爱又怜；李修贤也终于不再大哥范儿，在银幕上演活了一个终日以狗为伴的多情小男人。还有前后脚出现的郑伊健和邵美琪，能够在银幕上看到这对昔日情侣再度合作，简直是额外的彩蛋。真难以想像，如果没有他们，这部戏该有多么的单薄和寂寞。

事实上，《月满轩尼诗》与其说是汤唯的复出之作，不如说是一出小男人的成长史，所有发生在这些辅助角色身上的戏剧冲突，都由张学友最后的一句“爸爸，我长大了”展开。而其中的一些细节，比方说鲍起静突发心脏病入院，张学友饰演的儿子阿来竟然连母亲的年龄都不知道，设计得如此贴近生活，又抖落得如此自然，笑过之后再三回味，有落泪的冲动。片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凑在一起就是香港市井的人情冷暖。

只可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样地道的港式图景未必能引起北方观众的共鸣，而岸西那些简单利落同时又需要语言背景的幽默，在翻译成普通话之后又流失了大部分的精妙，这些因素都注定了《月满轩尼诗》只能局限在岭南地区或者有香港情结的人群之中。

而更加遗憾的是，一部难得有诚意的电影，具备了好的编剧和演员，却因为导演的经验不足而难以成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佳作。影片的长镜头大多没有运动，空镜头通常平白如水。

至于一直被置于风口浪尖的汤唯，主要起到为影片攒足话题和眼球的作用；单从影片内容而言，她和鲍起静、朱咪咪等人的作用差不多，都只是在张学友长大成人的进程中担当催化剂的角色。但是钟情汤唯的广大男青年也大可不必失望，她饰演的这个北姑(南下至香港的内地女性)除了片头故意扮丑，整体造型完全称得上清新可爱。相比《色·戒》中的王佳芝，《月满轩尼诗》中的爱莲倔强中带着些许俏皮，也更贴近她本人的性格。

东写西读

一切至今还不算过时

□张祥昕

现当代文学史上，很有一些大师当年做过中学国文教师，比如朱自清、汪曾祺等等。

我一直很想知晓他们的语文教学思想。在汪曾祺的小说《徙》中，出现了一位民国中学语文教员北溟先生高鹏。他是废科举前一年的秀才，后来颇不容易才得了一份小学教员的工作，“高先生看来是个冷面寡情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只是对他得意的学生的喜爱不形于色，不像有些婆婆妈妈的教员，时常摸着学生的头，拉着他的手，满脸含笑，问长问短。他只是把他的热情倾注在教学之中。”后来被聘为初一到初三的国文教员。

“他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他强调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要有重点。他也讲《苛政猛于虎》、《晏子使楚》、《项羽本纪》、《出师表》、《陈情表》、韩、柳、欧、苏。集中地讲的是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最后一学期讲的是朱自清的《背影》、都德的《磨坊文札》。他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他要把课堂讲授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课上讲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时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讲了一篇《潍县署中寄弟墨》，把郑板桥的几封主要的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下去。学生看了，很有兴趣。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

他非常重视作文。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目的，是把文章写通。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他说，作文要如使船，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走了三年，只在磨道里转。

为了帮助学生将来升学，他还自编了三种辅助教材。一年级是《字形音义辨》，二年级是《成语运用》，三年级是《国学常识》。

在县立初中读了三年的学生，大部分文字清通，知识丰富，他们在考高中，甚至日后在考大学时，国文分数都比较高，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欣赏文学——高先生讲过的文章的若干片段，许多学生过了三十年还背得；他们接受了高先生通过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呜呼，先生之泽远矣！

我怀疑在这篇小说里，汪曾祺泄漏了许多他自己求学的经历，以及日后他本人教书的经历。至于高北溟先生所实践的国文教学，借用大卫·凯普什教授的评价，“一切至今还不算过时”。

岂止还不算过时！对照今日那批只会照着教科书和参考书照本宣科的中学语文教师，高北溟老师不止领先了一大步！

现在热衷的是集体备课和狂印习题，高北溟老师倘若还在县立中学教语文，恐怕要被调到资料室或阅览室去发挥余热了。

散文随笔

第一次外出打工记

□张国珠

1972 年，我刚十九岁。那时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做三百个工只拿二百多元，扣去口粮钱，剩不下几个，家庭日常生活开支非常困顿，只能外出求生。于是，我与同乡四十个青年伙伴，带着公社开的身份证明，到福建绍武县章溪修水库。从山上拉下一板车土倒水库塘上，算二角五分钱，一天能拉二三十车，一个月能挣 100 来元。只是，做了四个月，突然停工了，工钱也没全给，只发 50 元旅费让你回家，有理也没处说。

但我不想回家。工友张益谦是四都樟岙人。他有个哥哥在余杭水泥厂工作。益谦说，国珠，你的娘舅在杭州当官。我们去找找他们，或许能介绍个粗工让我们做。我当时没打算去找舅舅，因为他早年参加抗日游击队，解放后在部队当领导，一直没回过四都老家，我与他也没书信联系，突然去，也不知他会不会理会。不过，益谦的哥哥若能帮我们就好了。于是，我们就乘火车转汽车来到余杭。

益谦的哥哥叫益斌，他非常热情，先把我们安排在水泥厂邻近的一家农民草房住下，第二天就在水泥厂后山上采石场为我们找了个砸石子的活。

可是干砸石子的，除了我们两个大男人，其他都是妇女，而且还是老人与小孩。砸石子的工场离石矿一百来米，岩炮炸开岩石后，块石让人用板车拉走，碎片就被我们捡去加工石子。一天岩炮响几次，每当炮响后，我们就像运动场上百米冲刺，提着畚箕拼命往石矿跑，为的是多抢到几片碎石。事后回顾与妇女抢石片的场面，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哪里还有点男人的自尊！

干了五六天后再也不想干了。益斌也说，这确实不是男子汉的活。要不我再联系一下，你们去拉扳车运石块吧。只是板车要自备，现在轮胎钢圈买不到。国珠去杭州找你舅舅想办法买副轮胎钢圈，车身我来想办法。我一听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早就坐公交车去杭州。

在武林门下来后，一路打听来到舅舅住的省军区司令部家属院。舅舅问起我的情况。我把自己从福建绍武到余杭的打工情况说了，特别是讲了自己为什么不想砸石子而想拉石块，鼓起勇气说，舅舅你帮我买辆板车吧！

舅舅也不说板车能不能买到，就是反复讲当时农村政策，一句话，要在老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搞好集体生产，不能个人出来搞副业。

完了！我原想有辆板车就有了工作有了出路，这下子一切成了泡影！板车买不到，余杭也呆不下去了，只能回家乡。那一刻我真想放声大哭，但不想在舅舅舅妈面前丢这个脸，于是强忍住了。舅舅看出我内心的难受。就说，明天陪你出去玩玩。我哪有心思玩呀！当天住下的想法，一是找机会再求买板车，二是以没路费的理由要点钱，自己再想办法。

第二天一大早舅舅就带我往山上走，说这是杭州最高山，在山上指给我看杭州市区各个地方，我心不在焉，只记住了钱塘江。从山上下来后，舅舅说，看看解放路百货商场，杭州最大的商店。来到文化用品柜台，他指着各种钢笔说，你喜欢哪一支，我买给你。我看钢笔价格，最贵的 30 多元，便宜的只要几角，我挑了支 1 元 5 角的。从商场出来后，舅舅说，给你买板车在外打工，农村政策不允许。你回去安心把农业搞好，有空学习文化。我说，我回家路费都没有。他问，要多少？我说 50 元行了。舅舅看出我还是想买板车，就说，我们去买车票。当时杭州到虹桥的车票是 9 元 9 角一张，但是买不到，只能先到临海。他就买了我到临海的车票，再给我 5 元钱，又给在临海人武部当干事的同乡张岩川打了电话，让他在临海接送我。就这样，我无奈之下只得先回了家。这第一次外出四五个月，只混了个肚子，没挣到钱。